

吳統雄

「七五三五」這組數字 正決定台灣各種選舉

作者以電腦資料庫研究過去多年來的資料、以及調查分析，發現臺灣已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投票模式。

這一次，台北市選民的結構真的改變了：

逐漸形成投票模式

國民黨損失了一向忠實支持者二五%中的五%。

民進黨首先贏得變動者——一般或稱之為由離票——占二五%中的二〇%。新黨則無中生有，開拓了過去不投票者、疏離群中的十三%，繼承了國民黨真正損失的五%，同時獲得了五%的變動票。

這些數字是比較這次選舉，與臺灣地區正常選民結構而來的。

作者以電腦資料庫研究過去四十多年來的選舉資料、以及調查分析，發現臺灣地區已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「七五三五」選民結構與投票模式。

也就是說，假設一共有二十位有投票權的人，他們通常會：

七個人——亦即三五%，除非遇到與自己生命、財產息息相關的危機，他們不投票；他們如果投票，則可能是產生某些恐懼感，或是為了消除可能對自己有潛在威脅的心理。他們可稱為「疏離型」。

五個人——亦即二五%，不問任何理由，一定支持現狀，投給當前政治上較佳現況的人士——通常是執政黨。他們可稱為「贊成型」。

三個人——亦即十五%，不問任何理由，一定反對現狀，投給當前政治上不滿現狀的人士——通常是反對黨。他們可稱為「反對型」。

五個人——也是二五%，不一定投給誰、也不一定投給那個政治團體。他們可稱為「變動型」。

這個模式是建築在「投票率」、「得票率」、「政治認知」、與「政治態度」的關聯分析上。

爭取游離繳了白卷

四十多年來，在解嚴之前，除了緊接著蔣中正總統逝世的選舉投票率到達八〇・〇%之外，其他均在六三・二%至六八・二%之間，平均為六四・三%；在解嚴之後，略有升高，但大致仍圍繞著六五%的中心點，上下三%左右。也就是

說，通常有三五％的人不投票。

根據多項民意調查顯示，會參與投票，對政治問題有認知，並有一定愛憎態度的選民，平均約為三九・〇％。

有政治態度的投票者，有二四・八％支持現況，亦即對當前各種政治主張均表「贊成」，相當於支持執政黨。

而另外的十四・二％不滿現況，亦即對當前各種政治主張均表「反對」，相當於支持反對黨。

有近六五％的選民去投票，其中對政治有一定態度的人卻只有四〇％左右，因此，多出來的二五％可能不是為了政治訴求而投票，也沒有一定因政治考量而選擇的對象，從而產生了「變動型」選票。

過去，大家都有「游離票」的概念，但是「游離票」到底有多少？投給誰？為何投？似乎從未被準確估計過。作者經由電腦分析發現：「變動型」的特性是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，而因一般形象因素去投票、選擇的人。過去，典型「贊成型」——即強烈支持執政黨的選民占二四・八％，而執政黨獲票率卻高達四八・三％，多出來的二三・五％，便可能是「變動型」的選票；相對的，在野黨的「反對型」支持者占十四・二％，獲票率占十四・八％，僅僅獲得〇・六％的「變動票」，在野黨一貫強調要爭取「游離票」，其實這個策略幾乎繳了白卷，因為，最後所獲選票和忠實支持者的比率差不多，並沒有更多獲益。

進一步的分析顯示，如果「變動型」有五人，在中央級選舉中，國民黨幾乎全部囊括；在地方級選舉中，由於「草根性」在野候選人增加，在野黨則可取得一至二人。

選舉中產生危機感

過去，國民黨由於較能掌握各種政治與非政治性資源，提昇一般形象品質，「變動型」選民也自然在最後關鍵時期向「較佳形象」靠攏。由於形象因素不如意識形態那麼牢固，因此「變動型」也容易受到刺激而反應，容易改變投票的選擇。

國民黨這次不但輸掉了全部變動票，而且過去最穩固的贊成票，也丟了五％。由以往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對峙情形，這五％不大可能跳到民進黨，而是失去了認為國民黨能夠維持現狀的信心，而流向新黨。

「疏離型」選民往往容易被遺忘。政治評論家在分析選舉時，都是針對投票者討論，而忽略了「事不關己」也是一種政治態度，而且在人數比例上影響更大。

影響「疏離型」選民的，是與自己生死交關、明顯而立即的事件——這種事通常很少發生；除了緊接著蔣中正總統逝世的選舉之外，解嚴之前，第二投票率高峰是我國退出聯合國次年選舉的六八・二％，第三高峰則是中美斷交隔兩年後選舉的六六・四％。可見除非發生事關存亡的震盪，急需「團結感」的恐懼，「疏離型」的選民不投票；而且，事件的影響力，隨著時間的距離而減輕。

事前建立預測模式

這次投票率異常衝到七八%，確實反映出選舉中產生了危機感，震盪了正常的結構，出現了危機票。

由於國民黨和民進黨歷次在臺北市對決——包括前年的立法委員選舉——都沒有激發出危機票，這十三%危機票應屬於新黨。

新黨總獲票二三%，減掉十三%危機票，五%贊成票，剩下應是五%的變動票。

民進黨除了固守十五%的反對票外，斬獲二〇%的變動票，終於在這方面獲得大勝。

以上的分析是否能夠接近事實？

一項分析方法如果成立，除了能夠在事後提供解說之外，更應能夠在事前建立出適當的預測模式，並能長期發揮一定程度的預測效果。

作者在投票日前夕預測臺北市市長陳、趙、黃、紀四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為：四三·一八%，二九·八一%，二六·三七%，〇·六四%（立報在投票日當天已預先刊出），與四者的真實得票率差距均在一%以內。

假設猜中一位候選人的得票率機會是五〇%（以一〇〇%的一半計算）那麼同時猜中四位候選人的機率將低於六百萬分之一，已非「運氣好」可以解釋。

今年選舉特別激盪

如果一般的選情預測可以視為消息面——側重個案、事件、主力與作手動向的分析，那麼作者的預測方法則可稱為基本面與技術面的分析。

所謂基本分析，就是理論架構的建立，也就是先描繪出整體的趨勢，再從趨勢的必然性探討：選民如何選擇候選人？誰、投給誰？

而所謂技術分析，就是將以上理論轉化為可量化的預測模式，並採用合乎科學準則的調查研究方法——而不是把調查當成形式、儀式、工具、武器，或是以為「十支電話、一部電腦，就可以作調查。」

科學準則包括：心裡行為測量法、隨機數抽樣、戶中抽樣、替代樣本控制、樣本結構控制、過濾設計、模式分析、與區間預測等等。

今年選情競爭特別激盪，民意調查也格外蓬勃——甚至格外氾濫，造成了不少的懷疑與迷惑，更出現了「今年沒有一項民意調查會準確」的說法。就是因為現在還是很多人不信社會科學，太多從事者只是當成商品在做，既不了解理論與方法，也不重視科學的準則與誠意，以致研究成果不穩定、不正確。

科學方法由於對目標要求純粹、對程序要求嚴謹，條件限制很多，如果對科學的目標與程序不斷讓步，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調查結果。

作者預測的成果，應可促使正視科學分析方法的參考價值。

進一步，從嶄新的選民結構，可以對臺北市未來的投票行為作以下的預測。

贏得局部贏得全體

由於民進黨已經占多數，擁有主導權，因此有兩種可能的發展：

第一、如果民進黨採取務實路線。因為贊成票的特性是支持「安定現狀」，而不見得表示效忠特定個人或組織，只要能保障他的合理利益，有可能把他贊成的對象逐漸變成自己。陳水扁最近開始收編國民黨官員，而且獲得熱烈的回應，就是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。

這個作法，也有利於繼續維繫變動票。

當然，陳水扁在這次競選中採取的顯然不是典型——或者說是教條式的民進黨訴求，一些反對票可能會逐漸嫌他不夠「純淨」而出走。但此消彼長，票源應向穩定多數成長。

不過，這次的陳水扁路線會成為黨的路線，還是黨中央會和陳水扁漸行漸遠，是個有趣的觀察點。

國民黨可能逐漸再萎縮，成為十五%的反對票。

而新黨可能因為危機感消退，危機票便會慢慢返回正常的不投票，那麼活動的空間可能緊縮，這次的風光恐怕不再。

第二、如果民進黨採取強勢路線，強調意識型態，力求改變現狀，修改陳水扁的當前路線。

那麼，變動票將產生重大影響，預料在未來多次選舉中，將連續發生激烈的競爭與抉擇。

同時，危機票可能持續出現，說不定真的促成了三黨政治。

本項模式對政黨進一步的應用，應認識「贏得局部，即贏得全體」的意義。

臨界作用瞬息巨變

民主政治理論上是全民政治，但只要沒有危機產生，實際上卻只由不到三分之二的投票人來決定，有多達三分之一強的「疏離型」選民，永遠「只跟隨、不選擇」。「疏離型」相當於選舉中的贈品，他們是任何正在執政黨的支持者。其次，要密切注意「臨界少數」的觀念。

由於在正常情況下，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忠誠支持者之比為五比三：所以「變動型」五人中的四人，亦即全體選民的二〇%，將成為具有決定性的「臨界少數」，對於由選舉產生的我國政治前途，可以產生戲劇化的影響。

「變動型」有向當時最佳形象靠攏的趨勢，因此，「臨界點」前的勝負是一分一寸的，超過「臨界點」的勝負則是一瀉千里的。一旦發生臨界作用，醞釀將是漫長而隱性的，而發作則是瞬息巨變的。

這次陳水扁的勝利，正是獲得了這二〇%的變動票！

政黨政治實在是「臨界少數」的政治！
（作者為世新學院資訊管理系主任）